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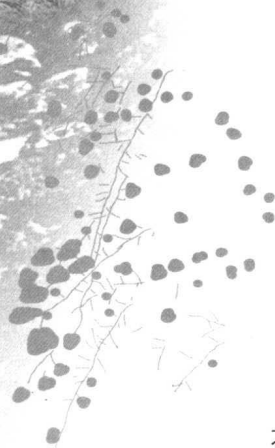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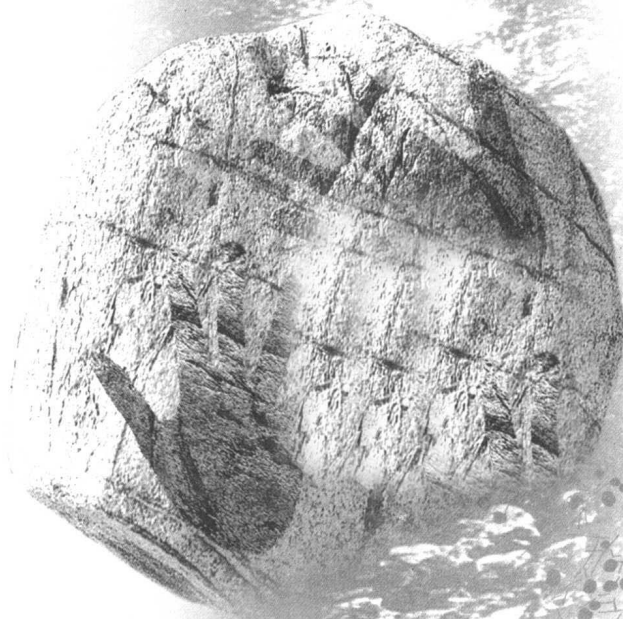
石面 仙桃

李仕彬 著

花城出版社

◎ 李仕彬 著

面 仙 桃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面仙桃

李仕彬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360—4175—6

I. 石…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90951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平面设计: 罗 丹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

(广州市西村南京路14号大院)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

印 张 11.5 1 插页

字 数 250, 000字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175—6/I·3352

定 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石面
仙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警察写的小说集，但这本集子除了警察的题材外，尚有一半是农村题材，这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本书人物形象鲜明，刘屋的四王，刘高、刘二，警察中的老旺、阿琼等，无一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人本身内心世界的人性冲突，真实细腻，因而可读性很强。作者还运用他的“广味”语言，生动地描绘了珠三角的民俗风情。读着此书，您会觉得，浓郁的生活气息，芬芳的田野、泥土味扑面而来，仿佛自己也置身于珠江三角洲这块热土。

至今仍在农村劳作的父老乡亲；原先在农村，现在成了城市人的兄弟姐妹；身穿警服，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使命的“差佬”朋友，当会喜欢这本书。

休闲之笔与乡情彩绘

——序小说集《石面仙桃》

金岱

去年，广东的几位作家与批评家在一起，就文学的“非职业化写作”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我记得我当时也很说了一通。

今天，因为读李仕彬先生的小说集《石面仙桃》，又想起这话题。李仕彬先生是做公安工作的，业余时间里写了这本好读、有趣和清纯的小说集，恰是一种非职业化写作的成果，于是我便想起拿这话题来作此一序，实在是觉得，就当下社会境遇中的文学生存方式而言，“非职业化写作”确乎是一极重要的问题。

文学的写作，我们国家自古以来都是“非职业化”的。古人之写诗作文，是绝不可能用来作饭碗的。诗文如此，戏剧、小说亦不例外，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靠写剧本和写小说来过日子的，也没听说过。西方的情形其实大概如是，荷马是不可能拿写史诗过日子的，

顶多是在游历中靠唱诗换饭吃。当然，西方古代有“宫廷诗人”的说法，但宫廷诗人是否只靠写诗拿俸禄，我也还没有查实过。

文学的职业化写作，在西方是近五百年，主要是近两百年来的事，在我国则是近一百年的事。

文学的职业化写作，无论中外，都是由于文化市场的出现，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这百年内，则还有由于“专业作家”体制而成为可能的。不过就今天而言，一些国家的“专业作家”肯定是完全没有了，我们国家的“专业作家”体制则在积极地改变功能，例如将“专业作家”限定在“老人老办法”的界线里，新人一律采用选题聘期制的方法，这样的选题聘期制的作家写作其实也就是非职业化的写作了。

文学的职业化写作，当然有很多利处，可也有不少弊端。

由专业作家体制，实际上是由国家和政府所保障的“职业化写作”，曾经发生过有相当影响力的功效，不过这功效的成份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说，专业作家体制对于高层次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有重要保障作用的，人类历史上，由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宫廷，还有教会所保障的艺术劳动，曾是人类艺术创造，特别是伟大的高雅艺术创造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条件，莫扎特、贝多芬都是宫廷乐师；米开朗基罗则是由教会保障的。从形式上看，上世纪后半叶的我国专业作家体制亦正是这一类的保障机制。但是，由于上一世纪下半叶的我国专业作家体制，一来历史短促，二来离我们还太近，我们还无法更确切地对其作出

恰如其分的评估，我们还很难以对其所发生的相当大影响的功效中，有多少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有多少是艺术上、精神上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那时的作家们的“职业化写作”，由于肩负了太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使艺术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然，在一个相当远的未来，人们能够对其作出清晰和确切的政治意识形态、艺术、精神意义上的有效分离时，人们也许会发现这里面也有伟大的艺术与精神成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作家体制保障的“职业化写作”，效果是有相当多问题的。

由文化市场保障的文学的职业化写作，看起来更其复杂，其实却相对简单。文化市场能够保障的文学的职业化写作，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已非常成功的高雅文学作家，成功到可靠先前出版的著作的版税过日子。但这样的作家，在写他的非常成功的作品（以至于以后能靠这成功作品的版税度日）时，一定是非职业的作家，至少绝不可能是职业化的高雅文学作家。此外，像虽然写出了伟大如《城堡》这样的高雅文学作品，生前却几乎从未出版过自己著作的卡夫卡这种的作家，是绝无福气成为此中人士的；另一类是职业化的通俗文学作家。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自由撰稿人”，或“写手”。他们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当下的读者需求，面对尽可能广大的文学受众，他们是有可能在文化市场的保障下，职业化写作的。

但是，杰出、著名和畅销如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家，却并非职业作家。这至少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职业化写作，即使对于通俗文学作家的成功，通俗文学作品的畅

销来说，也未必见得就一定是一个好路子。

更何况今天，随着印刷雄霸文化传播之天下的时代的过去，随着影视导引着的大众传播的时代的到来，专事文字的通俗文学作家，将愈来愈步履维艰，他们要么弄不下去，要么越来越多地进行文学成份日益减少的，脚本化，粗放化的文学写作。

这样，对于文学来说，非职业化写作，就越来越成为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路了。非职业化的文学写作，当然会很多问题，有很多难处（例如挤出时间写就不错了，没有更多时间精力，也不适合于走通作宣传、打广告、创品牌等一系列似乎是现代社会的成功必经之路数），可它很可能正是文学的本质，亦很可能正是文学的真正可行的现实。

文学，自古以来人们都是非职业地，非行当地从事着的，却诞生过无数伟大作品，今天它又回到这条路上来，这叫回到本来，回到文学是其所是的本质之所在。

文学的非职业化写作，对于文学来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创作中过于功利的心态。文学是精神性的创造，是面对自己心灵和人类心灵的言说，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超越性，最怕跟风随潮，最怕只图眼前功利，根本上说是没法市场化的，伟大作品几乎没有可能是功利的，经济功利或政治功利的产物；二是有可能写得较为放松，或较为轻松，而由于写得放松，或写得轻松，也有可能写得更好。

文学的非职业化写作，大致也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休闲时间里写来玩的，如玩扑克，玩象棋一样

的是一种玩法。主要是写来让自己消遣，有条件，不费力时，也发表出来，给别人消遣。

其二是作为自己的一种修身的方式，亦即一种精神修养，境界修持的方式。发表出来也是与他人的关于修身的一番切磋。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诗教传统的文化里，琴、棋、书画、诗，本来都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方式。

其三呢，是作为一生之事业来干的那种。寻一个饭碗谋生，自己心之向往的，梦魂缭绕的却是文学写作的事业，职业与事业是两码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今天已是不时兴的了，但古往今来，实在有太多的事实可资证明此话并不虚妄，也有太多的人是在饭碗之外辛苦非常地追求着写作事业的。哲学家中，常被人说到的是斯宾诺莎，靠将玻璃磨成透镜吃饭，全心所在的却是不朽的哲学写作；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恩格斯正是一典型的非职业化的思想作家，理论作家。马克思也是靠了恩格斯才有幸可专事写作的。所以推论起来，本质上说马克思亦应算是非职业化的思想作家，理论作家，他自己并不以他的写作谋生，只是有恩格斯替他做了“磨玻璃”的那一份工罢了。而在文学写作中这类的饭碗外的追求者，就更多数了。

当然，以上三种情况并不是可以绝然分开的。作为玩的写作，就一定不是作为精神修养的写作吗？作为精神修养的写作，就不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写作吗？

至少，“不朽之盛事”往往正是某种精神修养的事业；而写作这样的“玩法”，很可能也总有一点精神修养

的意味在。

《石面仙桃》这本小说集的作者李仕彬先生，在他的后记中明确写道，写小说是他的玩扑克，玩象棋一样的玩法，他说他是喜欢玩的人。而在我看来，这说法固然是实事求是的，可从他的小说文本看来，他的小说中所蕴含着的浓浓的乡间情怀，真纯美好的人间情意，却不能不说，写这样的小说与读这样的小说，都总会有一些日常生活情感与境界意味上的陶冶作用的。

李仕彬先生写得的确轻松，我们也觉好读。写这样的小说，他大概果然是很好玩，很愉快的。他的小说显然不着意承载某一历史时期里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不承载高深的人生题旨。他的小说把心思花在了讲故事，尤其是花在了细节的刻画上。于是我们读来觉得是在听故事，但又不止于听故事，这些小说其实并没有太曲折的故事，不曲折却能吸引人，一个缘故便是在细节的刻画上，小说里的一些细节颇为精妙，且含着幽默，以至我们又还觉得像是在看一种彩绘，那种生动有趣的、农家大门上常贴着的彩绘的年画。

李仕彬先生说他只做过两种职业：“卜佬”（农民）和“差佬”（警察），他现在是在做“差佬”之余写小说，这小说集是在他做“差佬”之余的休闲时间里玩出来的。我们在他的小说里读到的因素，也确就多是“卜佬”与“差佬”的因素，不过，我要说，这些小说里，“差佬”的因素多是故事，是骨架，是表面，而“卜佬”的因素，却多是细节，是血肉，是灵魂。和一般犯罪小说、侦破小说不同，在这些小说中的或多或少的犯罪情节的后面，主

要是作者显然特别眷恋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真纯美好的乡间式的人间情意。吸引我们的，让我们觉得饶有兴味的，正是广东他家乡里的风俗人情，正是那种普通而又珍贵的“父女情”（《刘屋那个老怪》）；“母子情”（《石面仙桃》）；“夫妻间该有的情感”（《刘高的婚事》），以及“真诚的爱情”（《荔枝花开的时候》）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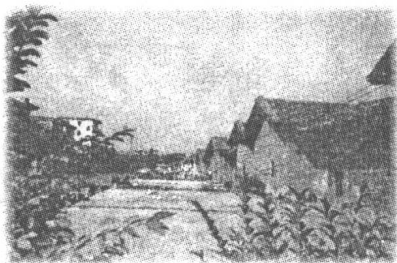
这样的一些乡间情怀与人间情意，也许正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好的一面的那种东西，在一个日渐商业化，功利化的时代，来重温一下这样的情味，似乎别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也正因为此，我以为这本小说集中的“刘屋的故事”是写得较有味道的一批小说。我甚至建议李仕彬先生，索性用他的休闲之笔把刘屋的故事写下去，把他的以“差佬”和“卜佬”为题材的乡间彩绘绘下去，将来再出一本“刘屋的故事”的专集，那一定更有特色，更有意思。

2003年10月于华南师范大学

（金岱先生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目录



休闲之笔与乡情彩绘 1

——序小说集《石面仙桃》

八字王刻吉 ——刘屋四王之一 1

蛇王刻佐 ——刘屋四王之二 16

鳅鱼王刻远强 ——刘屋四王之三 34

麻将王刻家炳 ——刘屋四王之四 46

刻二挖金记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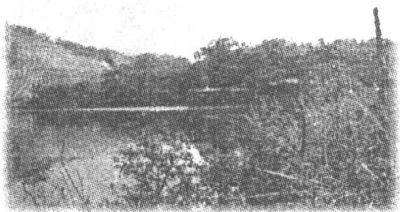
猪嫖也疯狂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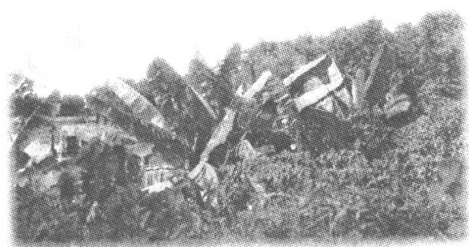
刻高的婚事 93

刻屋那个老怪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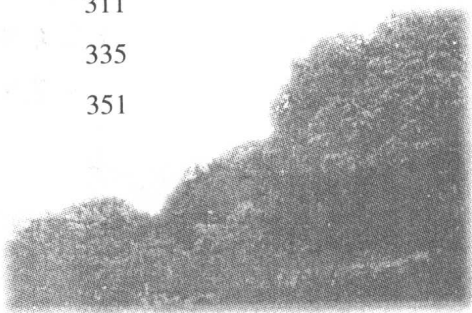
七角与苟村长 128

雨夜莲塘河 138





崩鼻	147
送子去龙宫	158
倒卷珠帘	169
吊颈鬼	185
树林对面有条小街	221
撞板之夜	227
末班船	237
拍拖考验	248
送行	258
杀手	269
荔枝花开的时节	311
石面仙桃	335
后记	351



八字王刘吉

——刘屋四王之一

刘屋是一条村子，除外面嫁进来的，清一色姓刘。据说，刘姓的祖先于明末清初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迁徙而来，先在南雄珠玑巷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向南，最后在刘屋这个地方定居下来。数百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初一家人现在已繁衍成八百多人。人丁是旺了，但风水未见得好。最明显的就是没有出过一个大人物。做官做到最大的是刘二，文革期间他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手臂上套上一个红箍箍，揭竿而起，带头造反，后来成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科级。而且他在拨乱反正时就很不光彩地下了台。不值一提。一讲起这一点，刘屋的人就有点偏激，忿忿然地埋怨祖先立村之前为何不找个“赖布衣”，带个罗盘先度一度，算一算，看一看？其实也不尽然，起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刘屋先后出过几个“王”，不管好歹，反正都是“王”。他们当时在地方上的名气可能比县长还大。

先说八字王刘吉。

刘吉是个盲佬，满身横肉，后颈部还有一块鸭蛋般大的赘肉，身高不过一米六几，体重起码一百八十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浑身有如此之多的肉，可见其收入颇丰，生活颇好。那时，农村替人排八字算命的不多，但基本上每个公

社都有一两个。干这行的一般都是盲佬居多。盲佬也要过日子啊。这一行当最出名的是刘吉。据说刘吉从小瞎眼，跟师傅学习排八字之术期满，是经过“度六”的。所谓“度六”就是满师之日，因其合格，师傅为其举行一个仪式，其中一项就是令众徒弟用棍棒将其打得钻床底。有资格被打至钻床底，道行自然不浅。农村对某方面最出色的人喜欢称之为“王”。刘吉因此自然而然成了“八字王”。

因为“八字王”这块招牌，盲吉的生意一直不错，其收入也如同猪笼入水。眼下，正值仲秋，太阳刚爬上东山顶，和煦的阳光洒满了村落、山峦和田垌。屋宇、树木，还有田垌中那正在扬花抽穗的水稻，仿佛都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农闲时节，似乎一切都是懒慵慵的，但这却是盲吉比较忙碌的时节。盲吉的心情很靓，他正在村头那间小屋里拉二胡，曲调是粤剧《游龙戏凤》，欢快、婉转。刘二，还有两个村中兄弟也在小屋里，分坐在两张长凳上，轮流咚咚隆隆地抽着水烟筒，静静地听着盲吉的二胡。这时，李家湾村那个叫李福才的后生仔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小屋。此人三十多岁的样子，皮肤白净，相貌堂堂，梳着一个一丝不苟的西装头，还打了蜡，滑溜溜的，在上面恐怕连蚂蚁都站不稳。他上身穿一件天蓝底小格衬衫，下身是烫得笔直的蓝黑色西裤，脚穿擦得贼亮的黑皮鞋。看他一身打扮，就知来头不小。众人将目光齐刷刷射向他，但都不认识。刘二遂问李福才。

“哦，是我的拉叔，早两天从美国回来。”李福才说。

“我想起来了，”刘二看着那人，“你叫李兆铭，在波士顿开餐馆的。”

李兆铭笑笑，点点头，嘴上说：“哪里哪里，打工的。”掏

出一盒三五牌香烟，逐个派发。他来这里，自然是找盲吉排八字。

盲吉早就停了拉二胡，脸上带着微笑，静静地听人们的对话。他知道来了大客了。他放好二胡，坐到那张破旧的没有油漆的木桌前，招呼李兆铭坐好，叫他报上出生年月日时来。只见盲吉两片厚厚的嘴唇像那些鱼塘中的浮头鱼一样一张一合，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右手几个手指头逐个往里弯，一边不断地眨眼，不时露出一点令人生畏的眼白，他沉思了一会，终于咧嘴笑笑，说：

“你寅日出生，月柱地支带‘午’，这是将星入命，好命，好命啊！”

“请问吉叔，怎么解？”李兆铭礼貌地问道。

“命中遇将星，禄重权不轻。你如果从政，就是当官的；如果经商，肯定做老板，冇走鸡（不会错）啦！”盲吉摇头晃脑地说。

接着，盲吉为李兆铭推算运程，讲他三岁起运，五年一小运，十年一大运，什么时候行什么运，他讲得口水喷喷，眉飞色舞，最后他说：

“你除了十七岁至二十二岁运气有些阻滞，四十八岁那年大病一场之外，运气都很好，一生衣食无忧，猪肉嫌肥要吃鸡，银纸（钱）多到使唔晒（用不完）。”

直说得李兆铭满脸喜气，点头如同鸡啄米。他在钱包中拈出六张五元面额的人民币给盲吉，嘴里连说：“多谢！多谢！”

盲吉将钱逐张摸完，就像煮熟狗头，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又说：

“你的命和运都很好，我多年替人排八字都未见过，以后如果时势配合，你会大富大贵。”

李兆铭离开时，盲吉还拄起竹竿，亲自送到门口。

李兆铭叔侄前脚刚走，李家湾村一个叫李耀健的后生仔后脚就踩进了小屋。盲吉又给他排起了八字。算着算着，只见盲吉突然频繁地眨起了眼。接着又皱起眉头，额上皮肉挤皮肉，形成了几道深深的沟。他神色有些严肃地对李耀健说：

“今年你行的这个运相当之衰，行路踢到脚趾公，饮水哽颈真阴功。”

李耀健联想自己近来也没碰到特别不顺心的事，便有点怀疑：“不会吧？”

“你下个月还有血光之灾，要处处小心。”盲吉又说，“你如果肯花些钱，我替你做一个，消灾。”

“要花多少钱？”

“买一副三牲，银宝蜡烛香，外加二十元。”

“哗，还好过抢，我有条卵钱啊。”

“破财挡灾，后生仔，我是为你好。”盲吉有些火了。

屋里几个人都不吭声，静静地看着盲吉和李耀健。

李耀健霍地站起来，掏出一块钱扔到台面，有点气愤地说：“想骗钱也不要骗我这样的穷鬼，乱卵讲嘢！”说完抬腿走人。

到了下个月一天午后，李耀健同村中两个人到山上打石，一个不小心踩到一块松动的大石头，连同大石邦邦唧唧地从山上一直滚到山脚，当场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气绝身亡。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应该纯属巧合。但农村人不这